

散文獎

初審會議側記

記錄◎謝麗笙

王盛弘談及該組作品，「初讀不太出色，淘汰到十幾篇後，整體輕鬆好讀，手法樸素，沒有拿腔拿調、在形式上過度設計的作品。題材非常多元，文學獎會看到的題材都出現了。和往年經驗相較，過去很多把散文當成短篇小說寫，通篇說一個故事，今年小說感降低；去年逐漸進展到日常生活的同志書寫，今年則大量減少。」他且觀察到兩個特色，「第一是母職的重新思考，過去多為子女寫父母，較少見女性思考要不要當個媽媽。」此屆許多作品呈現一個趨勢：「她們將『母親』當成生命裡的一個身分，但並非很大一部分，甚至不當媽媽也沒有關係，包括有一篇寫流產，淡淡敘述，彷彿日常。第二，反映疫情的作品非常多，但思考深度和情感投入都不足。」

言叔夏認同該組題材多元，除了常見的生活瑣事仍屬大宗，「部分作品在主題上特別聚焦，包括肺炎，但多數寫法很素樸，沒辦法隔開距離。此外也反映這兩年的政治情況，比如香港抗爭運動。參賽者企圖即時回應社會正發生的事，會出現內容素材及形式上的拉鋸，如何在作品中給出美學的距離，至為關鍵。」另外，她發現跨國經驗躍增的現象，「讀的時候，會不斷對位台灣與世界的關係，這種外在向度在過去散文的抒情脈絡較少見。另也有年輕人生存的現況，比方有篇寫啃老族，在個人與集體間把握到滿好的距離。多篇關於女性身體的描寫，除了有女性對身體的反思，且有少數幾篇從異性戀男性角度看待母親身體，鬆動過去性別結構上的對位。但因為這是初審，文字水準落差很大；

有些作品在結構上非常用力，導致結構過於穩定。在初審階段，除了較安全的作品，我覺得也可以選入形式上有所嘗試之作。」

李欣倫表示，「這組同志題材滿多，同婚應是這一年最熱議題之一。」反而疫情書寫比想像中少，「有應景的作品，可惜太多知識性背景，像資料的鋪陳。很大宗寫手足、父母、祖父母；也有看似年輕的寫作者思考在男性為主的職場中，女性如何被看待；有些談職人與工作，不曉得是否從地方文學獎流浪而來；有些談自我認同，比如憂鬱症爸爸寫在家中如何萎靡的過程，讀來頗為動容；也有不出日常生活瑣碎的描寫。部分作品故事很精采但表達相對貧弱；或文字能力很強，表述、結構設計都能看出是寫手，主題卻較普遍，那麼即使寫得很好，要被挑進複審仍不太容易。」

初次擔任此獎評審的林達陽提出觀察，「各階段寫作者皆具，從初試寫作，嘗試施展技巧，結構掌握很好，到整體收放自如者，彷彿閱讀一本寫作者的成長史。整體而言，題材多樣性比預期高，在作品中呈現同志身分的比例也比預期多，處理得舒服日常，這樣的姿態是過往難以想像的。」他特別喜歡其中書寫職人身分、與自己對話，以及冷調的文字，「以前大家投文學獎就拚了命地寫，或堅持在有限篇幅裡展現最多技巧，但這批作品溫度控制得很好。」

楊隸亞讀到一定比例的憂鬱書寫，但無特別出色之作，「讓我驚豔的是男性對自我身體的探索，以往打開男性身體的，很高比例是同志書寫，這次都是異男，對於瘦弱身體非常焦慮、買衣服、頭髮、雄性荷爾蒙等，很大篇幅很細微地觀察身體變化，都寫得很好，是以前沒有見過的情況。」此

外，「有篇將外送員的一天寫下來，確實不是小說，是散文體，沒有太刻意的結構，文字樸素，反而因此讓人覺得真誠和真實。」

楊富閔表示，「希望選出語言有趣且有意思的作品，作者能透過遣辭用句或謀篇布局傳達企圖心與想法。」因此，摸索形式的作品較容易出線，「不只是閱讀一篇敘事散文，還希望作者提供一個新的文學宇宙。」他舉例，「某篇作品調動了很多電腦語言，整篇文章讀起來存在很多符號，但作者的做法，並非如早年某些後設作品是爲了擾亂既有的形式，而是自然而然將電腦語言納爲創作的修辭。」另外，「標題可以殺人。許多篇的標題抽象跳躍，像詩的語言，但內容卻起承轉合寫得非常工整，讓我懷疑作者可能基本功掌握不足，或根本不清楚自己要寫什麼。」

散文獎

複審會議側記

記錄◎謝麗笙

吳鈞堯將複審參賽作品的問題分成四點：過度修辭，瑣碎，斷裂，離題，「很多參賽者可能平時寫作量不大，因為看到獎項，想來投稿，結果像是開車從自排轉成手排，還突然間開上高速公路。」他揣測，其差異處在於，若平常只以自己爲讀者，不習慣作品必須溝通、讓他人能閱讀，就容易有斷裂，「我想挑出有秩序地將自己的思維、文字編整成具備一定說服力的散文作品——但這樣，不就又

只是老梗嗎？因此，均衡地抒情敘事之外，我也重視行文是否新奇，能否讓我眼睛一亮。」

黃麗群指出，許多沒能進入決審的作品，「絕大部分不是寫得不好，其實都滿好的，因為畢竟進到複審了，問題是都寫得很像，有同一套敘事邏輯，同一種表達情感的方式。因而我想挑出一些有別於此的，作者具備企圖心，或另闢蹊徑。」同時，她讀到「很多過於泛濫、收放自如的情感」，「我會選擇情感處理較節制的，語言鍛鍊素樸不粗糙，像王鼎鈞那樣，非常簡單可是有力道，我漸漸覺得這樣的語言更容易脫穎而出。至於題材，我們挑出的這批作品主題很廣闊，情感生活、女性身體經驗、勞動者處境、親子、性別，也有一些不那麼明確，我們不是有意識地擇選不同題材，但進入決選的作品還滿多樣性的。」

初次參與此獎評審的張惠菁表示，「題材非常多樣，有些寫關係，寫人生困境，不論是中年轉職、勞動或生活陷入困難……或許這就是一個存在種種困境的時代，寫作者以各種方式描述和探測其生命的困境。有些人試圖看見困境的裂口，顯露出他所在處境的形狀，也真的在某些地方綻放出光芒；但也有很多非常工整，或沿著主題行進的作品，反而讓我感覺找不到出路，作者不斷繞著自己心中預設的格線行走，似乎陷在泥沼中打轉，出不去，也進不到核心。倘若這真是個困境的時代，我非常珍惜用不一樣的眼睛看見新關係和事物裂口的作品，並放棄那些詞藻華麗、形狀工整，卻彷彿在設定好的迷宮中無法脫逃的作品。或許這也是當代寫作者與讀者非常好的挑戰和機會——再也不是詞藻的競爭，而是態度或眼光的比賽。」

散文獎

決審會議紀錄

記錄◎謝麗笙

如何在寫作中袒露自己

時間：二〇二〇年十月五日下午二時

地點：《自由時報》一樓會議室

決審：林黛嫻、柯裕棻、陳素芳、劉克襄、蔡逸君（依姓氏筆畫排列）

會議開始，先由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報告收件情形，本屆共收到四百件來稿，由王盛弘、言叔夏；李欣倫、林達陽；楊隸亞、楊富閔等六位委員分三組進行初審，選出四十一篇作品進入複審。初審委員得以不限篇數，推薦心中值得進入決審的篇目，於複審時參與計票。再由吳鈞堯、張惠菁、黃麗群等三位複審委員，選出十四篇作品進入決審。決審委員推舉劉克襄擔任會議主席，並針對本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審重點。

柯裕棻：這十四篇有不少都以花草蟲鳥日常小事，來比喻人生和困境，有的比喻成植物，有的比

喻成游泳、開車，或買衣服，反映出這些作者人生中所關切的面向。也有性別議題，寫作方向已從認同的掙扎轉變成更私密的性愛，或者認同過程中來自家庭所給的挫敗。跟小品文相似的是，為人父母的意識在多篇作品浮現，相較大部分文學獎多由子女角度看待世事，這是比較特別的。這些作品都很好，差別些微，對我來說選擇很困難，甚至只是一念之間。

林黛嫻：現今評審文學獎散文最困難，因為散文發展至今，創作者面臨如何在眾多優秀前人作品中，找出一條新路。本屆參賽作品乍讀沒有眼睛一亮之作，可是再讀，便發現作者將隱喻埋伏在字裡行間，需要花更多力氣找出來。此獎在國內文學獎中獎金較高，可以讀出這些參賽者都曾征戰沙場，明白如何將自身創作做最好呈現，因此我認為最後要選出首獎，可能需要一番討論。

劉克襄：就像十四座不同的險山，每一座都要用不同方式攀登，閱讀和理解它們的方式都是全新的經驗。初讀常感挫敗，再爬一次才能理解內容，無論好壞或認同與否，會發現新的寫作方式或思維模式已經和過去不同，讓我懷疑自己有沒有資格來評審，或者自己的評審標準是否符合他們認知的美學？再讀之後，我慢慢篩濾出偏好的作品。我隱隱感覺，若將這些稿件分為A、B二類，選出來的可能多為A類，與B類隔著一道牆，也許正是跟年輕一代創作者之間的代溝？

蔡逸君：讀到本屆參賽作品，我非常高興，是不失文學性又貼近現代生活的書寫，掙扎、生存的困境並非人人皆有，但這些具代表性、普遍性的感受，在這幾篇中被描寫出來，讀到這樣的散文我很感動。它們不再局限於某種文學獎格式，評審對於用什麼標準來分析文章優劣，可能也需重新拿捏。

因此這十四篇我都當做佳作來讀，去區分細微的細節、整體文章每一處的扣搭——這又回到以前的文學觀：起承轉合應緊密連結，但又不一定這樣才是好的。真的就像爬不同的山看到不同風景，我不能說你的風景比較差，因為你看到了。並且這些參賽者很敢於袒露自己，這是我認為散文寫作者應具備的勇氣，如果不真誠地寫篇四平八穩的美文，就是作文比賽。這批作品都滿有個性的，難分軒輊。

陳素芳：入選的十四篇題材多元，很貼近現實生活，除了常見的親情衝突、生活困境，有很多知識性的東西，需要Google，才能更了解作者給的資訊帶來什麼意義。讀稿時，我首先會看表達是否清楚通暢，但這並非唯一標準，有些作品再讀，原本感覺障礙的地方反而美，最重要的是主題是否表達清楚，以及行文間能否感動讀者。林榮三文學獎來稿這麼多，可能很多寫作經驗豐富的好手，但細微處涉及個人品味，有些我認為過度修飾，有些不修飾不見得是好。再者，既是四千字文章，表達一定要有層次，不能老是原地踏步疊床架屋，我在乎是否有轉圜空間和餘裕。當然，每篇都是佳作，也都寫得很用力，有的過度用力了，會以文害辭。就整體平衡來看，有題材特殊但表現得不夠好，或題材相似的幾篇寫得都很好，這樣的狀況，讓我難以取捨。

經評審協商，決議首輪每人不分名次，圈選三篇，結果如下：

兩票作品

〈格列佛〉（林黛嫻、蔡逸君）

〈老祖〉（柯裕棻、劉克襄）

〈放羊的日子〉（陳素芳、劉克襄）

〈浮蝶〉（林黛嫻、柯裕棻）

一票作品

〈遺落的分身〉（陳素芳）

〈完全變態〉（柯裕棻）

〈九重葛〉（蔡逸君）

〈花非花〉（劉克襄）

〈蕨路〉（林黛嫻）

〈倒車，然後前進〉（陳素芳）

〈晾她的衣服〉（蔡逸君）

○票作品

〈池裡的河馬〉、〈外送員〉、〈圍棋女神〉

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評審針對一票以上作品進行討論。

一票作品

〈遺落的分身〉

陳素芳：藉虛擬遊戲脫離現實，寫生活和職場困境，作者鋪陳與媽媽、女兒之間的母女關係，在最後媽媽幫忙看顧女兒時有了轉圜。當然，手法有點刻意，連遊戲裡的人質也是母親角色。結尾處似乎可以再加強。

劉克襄：我認為散文應有次序和節奏，這篇要處理的東西太多，較難在閱讀中感受其美學。

〈完全變態〉

柯裕棻：寫青少年同志情愛經驗，重點放在情感的真真假假，以昆蟲做為比喻大量描寫性愛場面，美而不黏膩。但調度生物學知識素材的做法，是否適切將是個考驗。勾選這篇是因為我認為它需要也值得被討論。作者將自己比喻為蛹，寫出慢慢成蟲的過程，可說是新時代的〈蛹之生〉。題目「變態」為多重意涵，一方面是社會看待當事人的眼光，另一方面是從蛹成為蟲的蛻變，或許也隱喻自己和幾個角色之間的關係。

林黛嫻：從寫法看來，這篇太趨近小說；倘若它屬於小說卻來參加散文獎，我認為值得商榷。有些內容的表現，在小說裡可以被接受，用散文呈現時就會給閱讀者太強烈的感受。其實這篇的確經營得滿好的，只是無論形式或文字描述都帶有挑戰性，是不是有點過頭了？

陳素芳：讀起來，兩個愛人形象似乎差別不大？也讀不懂為何要疏遠第一個愛人。標本的意象很好，但文章結構較鬆散，它沒有說服我。

劉克襄：很多句子非常詩意，可又寫得像小說，我試圖以散文的心態閱讀每處情節與情感，卻讀得很心虛，進不去它的世界讓我感到挫敗。

蔡逸君：甲蟲與同性之愛的連結是什麼？為什麼不可以用一對鹿或一對河馬，為何一定是甲蟲？當兩個男人都以甲蟲為比喻，人物性質太相近，無法產生區別。

柯裕棻：兩個對象，一個真心，另一個玩玩而已，使用甲蟲做比喻，或許因為作者後來發現自己被「做成標本」。

〈九重葛〉

蔡逸君：這個題材在文學獎較少出現，寫撫養一個跟自己個性、期待截然不同的養子的過程。用散文處理這麼長的時間拉鋸較困難，但這篇剪裁得非常好，幾個重要片段雖然知識化，沒有蒙太奇的剪接之美，卻能把愛的衝突與和解靠細微的事件平實地堆疊起來，結構安排完整穩當，最後母子都理解了彼此，很感動我。

劉克襄：我可以支持。談教養的文章非常多，一般較粗略，這篇處理到母子心結的細節，透過文學的內涵來呈現，讀來有點溫暖。它雖不會是首獎之作，若做為佳作是可以的。

林黛嫻：確實題材很特別，可惜這篇沒有抓住自身的特殊性，缺少可以打動我的部分。作者以九重葛取代康乃馨，因為不用天天澆水，但這意象與兒子目前為止的人生沒有太大關聯性。相較之下，讀其他親情篇章，也是他人的經歷，卻較可以感同身受。

陳素芳：總覺得不太像散文創作，叨叨絮絮說了個故事，好聽，題材也特殊，但不夠動人。一直強調自己是老師、兒子如何與自己不同，最後不斷複述找生母不難，表示這個媽媽其實很包容兒子，和解的過程太理所當然了，衝突點可再加強。

蔡逸君：承認孩子和自己不一樣，表面說說和心裡完全接受是不同層次的。雖然不是親生的孩子——也可能正因為不是親生的孩子，所以這個媽媽可以接受。這種和解不是表面的，我讀到的，是真正放下自己的態度。

〈花非花〉

劉克襄：過去談流產相關主題，很少見到這樣論述的角度，如「或許這是冒失的閃靈寶寶」或「寶寶非但不冒失，反而非常體貼」等。結尾非常好，是篇精心經營的作品，因角度特殊，能原諒這樣的「刻意」。

林黛嫻：此篇初讀有點驚喜，因為題材確實很特別。散文發展至今，處理大題材容易變成小說，或不夠完整，於是往微物書寫進行。這篇對於微細的事情，比如描述流產過程，敘述也很到位。重點是，以我一位有過月經、生育經驗的女性讀者來說，這樣的作品企圖帶來什麼？作者經歷這樣的狀態後，逝去生命對個人生命的意義與變化，以及藉此事件對應人生經驗的連結，似乎有點薄弱。

劉克襄：我讀到一種對生命消逝不必太執著的掙扎。正因「小題大作」，作者較能從小孩是體貼媽媽的角度出發。

陳素芳：這篇寫得很細，細節呈現對生命突然消逝的態度：從前幾乎沒有要不到的東西，但當這個生命要走的時候，不是自己能控制的。我本來就考慮圈選此篇，因題材特殊，且能以冷靜筆調探討自身生命經驗。與〈九重葛〉相較，我會支持此篇。

〈蕨路〉

林黛嫻：作者很用力寫母親極力合理化母愛來管控孩子，且無論什麼花，都被他媽媽過度澆水致死，後來養蕨因為澆不死，藉此過程來解釋自己如何與母親對應——因親情無法割捨，即使受不了太用力的愛，最後還是找到和解方式——將自己馴養成一株永遠澆不死的蕨。比起較側面地描寫親情，我更偏好誠懇直接的書寫。這篇題目有設計，敘事手法有條理，文字到位，也使用了不錯的意象隱喻。

劉克襄：最後結尾說自己放棄抗拒母親無盡的澆水即可，何必再「馴養成一株永遠澆不死的蕨」？似乎有點蛇足。相對於其他篇有如三千公尺的山，這篇大概兩千公尺就能登頂。

陳素芳：作者跟母親的關係，有些地方可以稍微轉圜，卻沒有出現。他把對媽媽的抱怨寫在文章裡，何以遺傳母親的強勢個性又改養蕨類，屈服的過程是什麼？說服力有點不足。當然，文字不錯，結構也滿好，只是較缺乏層次。

蔡逸君：最後他暗示整個家庭走向絕路了，其實沒有和解，他還是很倚賴家庭，但是既逃不出去也無法獨立，這是很封閉的家庭關係造成的結果。同樣的意象確實一直重複著。

〈倒車，然後前進〉

陳素芳：題目乍看驚喜，內文也不錯，以醫生學車受挫對應自己跟病人的解說，但是文句不太通順，常常暴衝，相對的權力結構沒講述清楚，有點一廂情願，偶爾甚至有種自以為是的優越感。散文並不一定要說理，但至少讓我能認同，有所感，打動我。

林黛嫻：這題材真的滿好，我很希望可以讀出新鮮感。題目就帶有吸引力，可惜內容沒處理好，用學車經驗對應工作的關聯也有點薄弱。

〈晾她的衣服〉

蔡逸君：這個作者在近年性別書寫中找到一個不同的角度：我是異性戀男性，但我不被視為強壯的男人，特質是柔弱的。我非常喜歡這個角度，將男人本質中陰性的部分寫得非常仔細，非常隱私，揣摩自己最無法了解的女性，嘗試說服自己這樣「陰性的男性」是可愛的，是可以愛的，他自卑、但他突破了。就像我自己到台北來，也需要二十年才敢走進百貨公司告訴專櫃小姐我要試衣服——鄉下來的小孩子就是這樣怯於表達自己，因為，顯露那一面會被認為不夠「男人」。全篇意象統一，從母親的胸罩，晾女友衣服，再到買自己的衣服，一個層次一個層次突破，試著了解、感受女性和自己。不企圖設計對比或陳述，而以非常多身體的細節表達對於理解自己的嘗試。我們讀過各式各樣的散文，這樣的表達方式從未出現過。

陳素芳：逸君的詮釋比他寫得還好——他穿女朋友的牛仔褲也是在嘗試了解嗎？前面寫掛女友衣

服的地方很仔細，到幫媽媽收衣服都很好，但後面節奏亂掉了。

柯裕棻：他從女人的衣服慢慢理解自己身為男人的感覺，到最後自己鼓起勇氣買衣服，似乎都碰觸到可以繼續發展的主題，卻沒有深入，比如衣著、身體、兩人關係、衣服是人的延伸……無論是對衣物的依戀幻想，或在消費空間裡看到成堆衣服的慌亂，若能扣緊衣物和人之間的關係，或許可以更仔細耐心地鋪陳這些概念？

劉克襄：作者應有義務造一座橋給讀者，此篇似乎缺少讓其他人共鳴的線索。

林黛嫻：原以為要寫他是會幫女友晾衣服的新好男人，但作者卻非此意，他的寫作企圖想將讀者帶到什麼地方，不夠明顯。

兩票作品

〈格列佛〉

林黛嫻：兩票作品都寫得非常飽滿，將一個題目的每個細節以各種方式陳述意念。這篇藉由「格列佛」形容憂鬱症患者的現實生活，無論隱喻或與妻女相處的細節都很細膩，比如開頭女兒用膠帶貼住他，以及結尾女兒說出綁住巨人的原因，有技巧的安排予人深刻感受；又如吃了藥感覺膨脹變大，太太順著他的手臂爬到耳邊，有點魔幻，能把細微感覺寫得非常好，且有趣味。即使我無法完全理解憂鬱症的狀態，都非常同情他。是這批作品裡表現非常好的一篇。

蔡逸君：憂鬱症的書寫很多，作者找到一個角度寫「產後憂鬱爸」，真實且不刻意地堆疊生活細節。作者以格列佛代換憂鬱症患者，乍看衝突，因格列佛是漂到一個小王國才成為不正常的巨人，但讀到最後，就會曉得這樣安排其實非常正面，以此表述病症帶來人生世界的變化。從發病到逃避的過程非常有節奏，也不過度刺激、煽動讀者情緒，是很穩當的一篇。

陳素芳：前後呼應、有層次，且有救贖。就算沒有憂鬱症經驗，讀來彷彿也能體會患病的感覺。

劉克襄：我認同這些優點，但很難理解和共鳴身為病人的角度，不容易因此產生同理心，讀得有點辛苦。也許它最成功之處是創造出格列佛這個角色。

柯裕棻：事實上產後憂鬱不是個人的難關，而是整個家庭的難關。作者以有點超現實或半寓言的方式，表現憂鬱症中個人邊界有時過於龐大、有時剝離的浮動感，若以第一人稱書寫會顯得非常耽溺，但作者從游離的旁觀者狀態描寫自身的意識，又彷彿是孩子的角度，是很貼切的做法。

〈老祖〉

柯裕棻：初讀此篇感覺不順，文字冷澀，再讀後漸感閱讀的不順正好反映作者人生的關卡。寫中年求職的不順遂，可能之前經歷一些挫敗，接著到一間香火冷清的宮廟應徵廟祝，被詢問是否要做總幹事——這讓我困惑，總幹事似乎是大權獨攬的職位？可能我誤解這個職稱，後來明白其實廟方要他做所有雜事，但他最後仍求職無門。文中安排的白鬚老道，初讀不明白真有其人或只是幻象，再讀忽然懂了，較能進入作者的世界觀。寫窮途末路的膠著卻又刻意顯得淡漠以維繫尊嚴，冷漠中有膠著和

非常隱匿的人世難題，言詞往來傷人處也一、兩筆帶過。選它時有些猶豫是因為文中出現一些小錯，讀來稍感不順，但在許多寫人生困境的文章中，這篇的結構和行文方式都滿好的。

劉克襄：我非常喜歡這篇。寫出年過半百找工作的心境以及與家人的互動，不曉得接下來何去何從的茫然。透過自己求職，非常生動地呈現廟寺和廟公工作的場景。文字凝鍊冷靜，有種自嘲的幽默，句句緊扣且驚句與金句不斷，一氣呵成，結尾的鏡頭停在廟埕麻雀和斑鳩啄食，是高手之作。

陳素芳：很喜歡這篇，寫人生後段班二度就業的中年心境，但我疑惑老道士的真偽，有點玄。

林黛嫻：故事非常奇特，如果這是小說，作者將故事說得很好，結尾也以很好的畫面呈現，但是，錯字多到已經影響閱讀了，不只「麻雀」，「驚訝」，「祥談」，「鞠躬」還出現兩次。錯字過多之外，與宮廟管理員對話的敘述方法，以散文而言較缺乏設計，再者，倘若白鬚老道是虛構人物，這並非散文的表現方式。中年男子求職的題材確實值得書寫，但文字和敘事手法都挑戰了散文的界線。

蔡逸君：乍讀以為白鬚老道是真實人物，再讀認為是虛構的。作者寫自己會打坐也短暫做過廟公，也許能接收一些訊息，因此他透過白鬚老道，以很正面的態度表達給讀者。

陳素芳：也可能是與另一個自我對話。

蔡逸君：這篇的「隨興感」是被剪裁過的，節奏感非常強且文字精簡，精簡可能由於作者本來就只會這些詞彙。這符合其後段班的條件。真實感足夠的描寫讀來非常動人，生活的每一滴細節都能刺

到你。

〈放羊的日子〉

陳素芳：我很喜歡這篇。節奏舒緩，有層次，可能也野心最大，從放羊過程到甘南藏族生活型態，從最初抵達到結尾夜聊，還談及藏民困境和發展。優點在於層次非常鮮明，部分很感人，結尾也很好，整篇很完整。文字不刻意，景物自然立體。缺點是想表現的東西太多，但我被那些場景、布局、文句打動。

劉克襄：這種探險式遊記散文參加比賽，較難獲得評審委員青睞，因此很高興看到這篇文章進入決審。我同意陳素芳的看法，一、二章讀來愉快，像在享受一篇旅遊文章或是探險文章，讓我掙扎的部分是，談到歷史和生態環境的知識性破壞了節奏和氛圍，但能接受的原因是呼應了故事。結尾也還不錯。

林黛嫻：題材非常特殊。但是通常我們較希望散文以自己為主角，可這篇是說別人的故事，對於感動、影響讀者的程度稍有差距。

柯裕棻：此篇到第三章以大篇幅的專業知識造成敘事斷裂，資訊架構太多，讓我們看到了國家暴力，但最後又回到放羊小日子，讀者心理會較難調適，也因此讓整篇文章的主題重量偏移，很可惜。但是放羊的部分寫得非常好，細節很迷人。

蔡逸君：確實，那一章讓人感覺他是局外人到當地旅遊，有點突兀。

〈浮蝶〉

柯裕棻：我非常喜歡這一篇。文氣流暢，充滿反諷自嘲，很難說那是寓言或內心世界，自由穿梭於各種比喻、回憶、幻想、寫實，彷彿某個荒謬劇片段，輕輕就戳破肥皂的七彩泡沫。處理人生的不滿、失望或挫折都非常輕快，筆法不知道該說頹廢或黑色幽默？或許兩者皆是。藉由這樣的寫法，表達出他有夢想卻又挫敗，以及如何在挫敗裡頹廢活著，儘管面對難題很無力，但作者不大聲吶喊或憤怒，只是輕輕道出一切，這很不容易。

林黛嫻：這篇用「自己的人生經驗」巧妙表現出人生困境。從題目設計到行文都非常巧妙，人生就像個無法踏實的存在，輕飄飄地浮貼著。全文圍繞兩條線：第一，他想做爸爸，因此按順序得先追求愛情、交到女朋友，從童年經歷寫出無法實現的原因；另一線則為生活和工作。其實愛情和生活一致，他以許多細節描述何以成爲一個三十二歲的啃老族，闡述得非常清楚，讓我感同身受。最初夢的宣言讓人感覺好笑，但這樣的夢想在現實人生裡屢屢遭遇挫折。筆法很幽默輕鬆，事實上談的是非常沉重的人生問題。

陳素芳：這篇很有趣，在夢幻和具象間自在出入，比如文末氣墊破了，寫得很好笑。將讀者的情緒拉拉扯扯，雖然有些部分寫得過分了，可以放鬆一點。

蔡逸君：這篇像一場很大的白日夢，很多敘述出於想像，並非真實生活。最大的問題是，小孩子見到一隻蝴蝶，許下的夢想是做個好爸爸，後來經過社會的淘汰成爲宅男或魯蛇，才發現此事很困

難，這是普遍的困境。不過，小孩看到蝴蝶和夢想當爸爸之間的關聯，似乎有點說不通？

劉克襄：確實，寫作可以編造可以虛構，但不能有這種矛盾。結尾蟑螂和蝴蝶的對比也有點設計過度了。

所有獲票作品討論完畢。一票作品除〈花非花〉、〈蔽路〉、〈晾她的衣服〉保留，餘皆放棄。

評審針對七篇作品進行第二輪投票，圈選五篇，最高5分，最低1分。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

〈格列佛〉19分

（林黛嫻 5分、柯裕棻 4分、陳素芳 4分、劉克襄 2分、蔡逸君 4分）

〈浮蝶〉12分

（林黛嫻 4分、柯裕棻 5分、陳素芳 3分）

〈老祖〉11分

（柯裕棻 1分、陳素芳 2分、劉克襄 5分、蔡逸君 3分）

〈花非花〉11分

（林黛嫻 2分、柯裕棻 2分、陳素芳 1分、劉克襄 4分、蔡逸君 2分）

〈蔽路〉10分

（林黛嫻 3分、柯裕棻 3分、劉克襄 3分、蔡逸君 1分）

〈放羊的日子〉 6分

〈陳素芳 5分、劉克襄 1分〉

〈晾她的衣服〉 6分

〈林黛嫻 1分、蔡逸君 5分〉

評審決議依得分高低，由〈格列佛〉獲得首獎，二獎為〈浮蝶〉。由於〈老祖〉、〈花非花〉同分，評審以舉手表決：〈老祖〉獲陳素芳、劉克襄、蔡逸君三票，獲得三獎。〈花非花〉、〈蕨路〉同列佳作。會議圓滿結束。



散文獎
小品文獎

評審簡介

林黛嫻

一九六二年生。世新大學中文系博士。曾任《中央日報》副刊中心主任兼副刊主編，現任教於淡江大學中文系。曾獲中國文藝獎章小說創作獎。著有散文《推浪的人》等；小說《單獨的存在》等。

柯裕棻

一九六八年生。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傳播藝術博士。現任教於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曾獲時報文學獎、台北文學獎等。著有散文集《洪荒三疊》等，編有《九歌100年散文選》。小說集《冰箱》等。





陳素芳

一九五六年生。台大中文系畢業。現任九歌出版社總編輯，曾獲第四十二屆金鼎獎特別貢獻獎、第二屆五四編輯獎。與李瑞騰編有《九歌四十：關於飛翔、安定和溫情》。



劉克襄

一九五七年生。文化大學新聞系畢業。曾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撰述委員及執行副主任，現職中央社董事長。曾獲金鼎獎等。著有散文集《早安，自然選修課》、《十五顆小行星》等多部。



蔡逸君

一九六六年生。文化大學戲劇系影劇組畢業。曾任副導演、編劇、《印刻》副總編輯，現專事寫作。曾獲台北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散文獎首獎等。著有散文集《跟我一起走》、小說《我城》等。